如何评判一节语文课

福建省大田第一中学 郑仁水

某校拟选拔高中语文老师，我有幸成为评委之一，工作要求是连续听六节课，评选出一名优秀者。听课前，不制定统一评分标准，评委独立打分，不讨论。结果，对于优秀者葛老师的评分，评委们意见高度一致。

于是，余有思焉：没有标准，何以“英雄所见略同”？大家究竟如何评判一节语文课？

不禁想到参加过的一次关于语文课堂教学的研讨会。在“讲”这个问题上，大家产生了分歧。有人认为，课堂贵在少讲，关键在于引导；有人不以为然，“满堂灌”虽饱受非议，但若能“灌”得好，也是教师水平的体现；有人折中，认为关键看课文，学生能读懂的，教学以引导为主，难读懂的，教学自然以讲为主。

本次选拔，竞聘者统一上统编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三单元《短歌行》一文。被评委一致评为优秀的葛老师的教学，恰恰印证了语文课堂教师要少讲的观点。其他参加选拔的老师不知是由于缺乏高中教学经验，还是对高中语文课堂的认知失之偏颇，教学基本上是同一个流程：从激趣导入、知人论世、扫清字词阅读障碍，再到课文情感解读和艺术特色分析。当然，同样是“讲”，重点略有差别，或讲诗中表达的情感，或讲比兴、用典等手法，或讲朗读的重音、停顿与节奏……

从教学姿态而言，大凡以讲为主者，手里总是拿着课本和打印的教案。有的与其说是讲，不如说是读，照着教案读。虽然舌灿莲花，却是“他山之石”，或源自“教学用书”，或源自网络；有的或许担心双目盯着教案照本宣科授人以柄，目光游移不定，导致思维不时“短路”，卡壳频频…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葛老师，恰恰空着手，像一名导游引着学生行走于山阴道上看风景，偶尔旁逸斜出，或有欠妥之处，亦不过白璧微瑕。

由此看来，语文课堂教学，教师应“讷于言”而“敏于思”。教师应尽量少讲，引导学生多讲。“满堂灌”者往往要求学生做笔记，学生忙于笔记，自然无暇思考，不得不让自己的头脑成了老师的跑马场。一节放逐了思维的课堂，对于学生而言，等于丧失了应有的宝贵内涵。

图片

教师少讲，旨在凸显思维的地位。教育名家顾明远有言：“教育的本质是培养思维。”思维是核心素养的内核。如果抛开思维，其他的素养培养将受影响。从某种角度说，深度思考的学习品质，比勤奋更重要。勤奋，有重复劳动和认知努力之分，重复劳动属“低品质的勤奋”。要实现“高品质的勤奋”，就当拒绝思维懒惰，主动深度思考，提升思维的敏捷性、灵活性和深刻性。由此来看，教师应设计巧妙的问题链，层层深入地引导学生思考，唯如此，方能达成“不在于教师教了多少，而在于学生学会了多少”的教学目的。

正是在“少讲”这一点上，葛老师技高一筹。朗读之后，葛老师让学生从诗歌中找出一个能概括全诗情感的字，学生不约而同地说出“忧”字。接着进入“自主探究”环节，葛老师提出三个问题：为何而忧？何以解忧？如何写忧？一节课就像一篇文章，应当围绕一个主旨展开。“忧”是《短歌行》的主旨，教师的核心任务便是引导学生弄明白这个“忧”字。其实，许多执教者似乎也明白这一点，可惜将学生置于被动接受者的位置，忽视了让学生自主体验这一环节。比如，一位老师在上课过程中七次使用较为强势的“给我”两字，“全班同学给我认真听努力记”“全班同学给我齐读”“再给我默读一下”“给我齐背一下”等，作为口头禅，言者或许无意，但听者有心，明显能感受到教师居高临下主宰学生的潜意识。再如，同样一个问题，有一位老师提问：“请你用一个字概括这首诗的情感。”学生答了“愁”字。由于与预设的答案“忧”字不一样，教师登时变得手足无措。原本是一个简单的问题，灵机一动，即可扭过来，但这位老师绕了许久，徒然浪费了课堂的宝贵时光。

这就涉及第二个问题：如何少讲？

为何会出现上面说的“忧”“愁”问题？主要取决于“预设之问”的准确度。与葛老师有别的是，后者的问题表述少了“在诗中”这一状语限制。如果像葛老师那样提问，学生或许会回答“忧”，即便答成“愁”，老师也只需追问一句，请“在诗中”寻找，就可扭转。这就要教师不仅善问，还善于变通，即巧于引导。习惯于“讲”的教师，在引导方面往往显得吃力甚至刻板。一位老师讲完“忧”表现在“渴望贤才、人生短暂、壮志未酬”三个方面后，抛出这样一个问题：“曹操最‘忧’什么？”学生回答“渴望贤才”。而这同样不是老师预设的答案，但老师绞尽脑汁，仍然灵台无计。于是，该老师一味地让学生“再想想”，学生又改口回答“人生短暂”，老师又让学生“再想想”。三个选项被老师否定了两个，学生除了回答“壮志未酬”，还需要想吗？这样的教学，几乎没有思维含量，更谈不上思维碰撞。

教师疏于引导，源自“少讲”意识的缺失。长期的“我讲你听”式课堂，不仅淡漠了教师的问题意识，也退化了教师自身的思维能力。用问题引领，方可唤醒沉睡的思维。葛老师在学生回答曹操之“忧”在于“壮志难酬”之后，又追问“为什么”。两名学生从不同向度给了答案，一位学生认为，当时刘备也渴望贤才，诸葛亮《出师表》中写道：“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……”可见，刘备将渴望贤才之愿落实到了具体行动之中。同时，本诗中的“绕树三匝，何枝可依”也正写出当时有的人才面对曹、刘、孙何去何从的犹豫情形。另一位学生则从人生苦短、渴望贤才皆是缘于“壮志难酬”分析。葛老师肯定了学生的思考之后，援引了曹操《蒿里行》中的诗句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，诠释曹操之“壮志”的含义，如此，对“忧”可谓作了深度思考。

图片

尤其让听课者精神为之一振的是，葛老师问“何以解忧”，学生异口同声答“唯有杜康”时，葛老师又抛出几个问题：“举杯浇愁愁更愁”，酒真能解愁？那么，请结合学过的带有“酒”字的古诗词，思考一下，带“酒”的诗是否意味着都与“愁”有关？作者为什么不直接写“美酒”而用“杜康”来替代呢？连投“三石”，“推波助澜”。最后学生明白了借酒浇愁不过是文人的浪漫，真正消愁的是清醒与理智、澄明与哲思。学生由“唯有杜康”联想到“暂凭杯酒长精神”“莫笑农家腊酒浑”“劝君更尽一杯酒”“浊酒一杯家万里”“金樽清酒斗十千”“一曲新词酒一杯”……正所谓“温故而知新”。学生由“杜康”一词明白了用典的作用在于让诗句表达得含蓄而典雅。这正是善于引导的结果。

教师的引导只是为学生寻找答案搭建思维桥梁。教师不仅要“揣着明白装糊涂”，把“答对”的机会留给学生，还要善于启发和引导。教师设置问题要在“点”上，而回答问题则尽量在“边”上，把回答的“点”让给学生，这才是“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，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”。学生“讲”得多才意味着灵魂被唤醒。一节语文课，思维应当如空气一般漫溢于课堂。

可见，教师的“少讲”往往意味着让学生“多讲”。“少讲”意味着增加学生的思维量，同时，也要求教师拥有敏捷的思维和丰富的知识储备。教师“少讲”的背后是持之以恒的“多读多写多思”，唯如此，语文课堂教学才能如鲁迅所言：“当我沉默的时候，我觉得充实。”

当然，“少讲”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讲。有些知识通过提问、引导来完成不太可能，教师必须讲授。比如，“蓬莱文章建安骨”是何意，“短歌行”与“长歌行”有何区别，就不仅要讲，而且要讲深讲透。思维的广度与深度，成为衡量一节语文课的标准。

——《语文学习》2022年第9期